

東文選

七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75)
函號	圖 116 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文選卷之七十五

記

松風軒記

李穡

曹溪倫絕礪號其所居曰松風軒請予記予曰松
之有心也貫四時閱千歲所以不改柯易葉者必
有所以然風之爲物也順八方動萬物所以無滯
形跼跡者亦必有所以然試觀之千巖萬壑一坐
其地左右視聽靜縛客塵渙釋俱盡絕礪何所爲
哉目覩焉而已矣耳聞焉而已矣聞之有動于心
耶視之有動于心耶其必有遺視聽而不累於其

間者矣則蒼然而異於群卉穆若而異於衆聲爲
日用中清淨受用亦何足尚哉而絕礪方且扁其
所居又以號於人曰我松風軒一閑道人也而方
內外亦從而稱之曰松風軒倫絕礪所居也無亦
贅中贅歟雖然穹窿在上則人指之曰天也磅礴
在下則人指之曰地也有身以起居有屋以出入
無所扁無所表不幾於群鳥獸乎尋師訪道代不
乏人有知師名者必躡躑斷崖不避路滑則皆曰
吾將以扣松風軒也因以拂疑網開真關灑然披
松風於心體之間則累劫昏滯將無一點餘矣其

及物也復何言哉予之卧病久矣幸而得師

雖曰聽瑩夫豈無少得哉雖不吾請將有所
贈矧先之乎是以忘其鄙拙作松風軒記且告之
曰松風軒盡大地皆是也雖在千萬里外當惠我
一陣清涼可也不然吾之熱惱何日而濯請無忘
是爲記

清香亭記

舅氏中樞致政公植蓮小池將結亭其側走書問
名與記穡今病餘惟春陵光風霽月是慕遂取其
香遠益清之語略述其義天地之判也輕清者在

上而人物之生稟是氣以全者爲聖爲賢其於治道也馨香而感于神明求之三代盛時可見已春陵當宋文明之世追悼五季晦盲否塞之禍推明聖經太極之旨以紹孔孟之統而其所愛乃在於此至著說以明之猶以爲未盡其意特結之曰蓮之愛同予者何人則寥寥千載所以警動後學者深矣穡也皓首窮經日以景慕幸而舅氏愛同春陵故其喜躍也爲異於平日吾想鄉先生賓客之至舉酒聯句晴波兩岸風葉烟萼似畫非畫非詩似詩蒼顏白髮酣歌其中是爲葛天氏之民歟義

皇氏之世歎心寧而體舒氣完而守寂不獨蓮亦之清也而舅氏之清德當益遠播爲子孫之遺矣異日告老而歸卜隣隙地得以陪杖屨更爲舅氏賦之戊午冬至前九日記

樗亭記

門生已酉科狀元柳伯濡題其所居曰樗亭請予記予訊其義伯濡曰樗櫟散材也故終天年我東方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益齋侍中也益齋自稱曰櫟翁蓋必有所取也濡在先生之門視益齋猶大父也予思述中庸亟稱仲尼道之所出也身

之所出也今伯濡優游省垣冠冕異常行路辟易
入以孝吾親出以友吾友揚揚至于今皆益齋侍
中波及之餘也故取樗以名吾亭極知僭踰無所
逃罪然慕之也深故親之也切親之也切故比之
也彌近而不知讓焉幸先生演其義予曰吾少也
不讀詩草木之不知也益齋之言曰櫟之從樂樂
其無用也蓋謙詞耳今予既曰散材是亦無用焉
而已矣天下之物無不可用而木之用尤多宮室
之居器皿之用朝夕之不可無也戈楯之備車輿
之具緩急之不可無也則其入用之材皆可知已

今伯濡不此之取而惟樗之是求真樂於無用者
矣益齋自號櫟而終身廟堂歷事五代道德文章
聞天下伯濡可謂知所慕矣益齋不世出入固不
可不知量然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志者取法於
上耳不可以自暴自棄伯濡其益勉之哉道德也
文章也天豈靳人乎哉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伯濡無怠於明誠之教則於體物不可遺之
地自有呈露而不可掩者尚何無用有用之可言
哉

石犀亭記

光之州理三方皆大山獨北面平遠而南山之谷
出水者二水之來又遠是以合流則其勢之益大
也可知矣每年盛夏雨霖既作狂奔猛射破屋宅
齧田壟爲民害不小爲之長者寧不重爲之慮乎
南山之下置分水院古人所以殺水勢也而卒莫
之分於是二水交衝之地積石爲城使水小西而
北流地勢北下水順其性民之害斯絕矣迺作亭
於水之故道正據其中分引泱流繞亭四面如壁
水之制亭之前後累土爲嶼樹花木凡二所浮橋
以出入坐嘯其中如乘桴于海而群島之出沒於

烟濤雲浪之間信乎其可樂也回鶻契天用之南
游也得至其上既還京以牧使金侯之書求名與
記予曰大禹理水見於禹貢一篇大抵順其勢而
導之耳秦孝文王用李冰守蜀冰作石犀壓水災
及酈道元撰水經石犀已非冰舊然後之言水利
害者必稱冰云因以求冰之心可見已是以杜工
部作歌行乃曰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波濤恣凋
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上犀奔茫蓋調元氣
平水土二帝三王之事而二帝三王之心之政後
世之所固有而未嘗頃刻之亡也然必求詭恠不

經之說以爲經濟久遠之策則工部之心又可見已雖然孔子嘗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石之鎮水愚夫愚婦之所共知也象之以犀必有其理抱朴子之書言曰刻犀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則犀之爲物可以辟水災彰彰明矣又况石爲山骨犀又卻水水於是避之必矣水既知避又導之下需然無少齟齬目趨於空曠之地滔滔汨汨至于海而後已水患何從而復作邑居何從而不寧書作斯亭當不在賤例矣故以石犀名其亭而取工部石犀行爲之本又以抱朴子爲之證而斷之以春秋之

法俾後之人知亭之作禦水災也真民居也非徒爲游觀設也登是亭者考名思義其必起敬於金侯矣侯名賞知印宰府掌今憲司爲政有廉能名

築隱齋記

門生宋文貴改貴以中字日彰取版築之築名其所居曰築隱求予記曰文中之少也父母愛之甚愛之甚則欲其身之顯于世其心可知也凡顯于世者三曰儒曰吏曰武而吾之氣質近於儒故名曰文貴嗚呼父母愛予之心如是可不深致其思乎文中私自念曰人人之身有良貴天爵是已修

天爵而人爵從之者士君子之所大欲也直欲求人爵而不顧天爵則非吾儒者之事也天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一中而已也故更以中中天地人兩由立也貴無對焉則於父母命名之義不少反而吾之所以用力者亦有所據依矣非有慕於河汾也願併記之予曰中之訓中庸盡之夫何庸贅然曰彰既以中自命而兩居則曰築隱予以是知日彰有志者也中之用著於語默見乎行藏其體則卓爾而莫可從也於是築室自居環堵蕭然日彰之中在焉茅茨土階

聖人之中也璠臺瓊室後世之失其中也日彰之中予益慕焉今夫士大夫得志行已華其居豐其食內以適其欲外以夸其榮惟日不足幸而傳之子又幸傳之孫蓋無幾也至於席未暖而移居壁未乾而易主築隱之室非此之類也明矣但未知瓮牖歟圭竇歟繩樞歟華門歟如陶復歟如區脫歟上兩歟傍風歟所可必者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耳日彰偃息其中其必有所慕焉非傳巖之野乎高宗之夢與否又在乎天矣日彰惟中之是執焉終身于築非所惡以形旁求非所欲中

乎在人乎在天乎福善禍淫厥類惟彰天道自不
僭也日彰其益勉焉

圃隱齋記

予讀魯論至樊遲請學圃夫子曰吾不如老圃子
以謂遲也從聖人久矣仁義禮樂之不問而汲汲
於此果何意哉聖人之志未嘗忘天下遲也不及
知之歟聖人雖自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委
吏乘田皆在官者也在其官則盡其職盡其職者
非獨聖人爲然凡爲君子者之所共由也沮溺耦
耕之對不恭矣夫子責之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則

聖人之志在天下可謂至矣老而不遇也刪定讚
修垂教萬世則若可以農圃矣然猶未之聞也然
則遲也之問不獨自鄙又不足以知聖人也明矣
雖然聖人以天自處其視天下無不可有爲之時
故公山之召亦不遽斥陽貨之禮亦不遽絕千載
之下猶可以想見其爲心之苦矣其鄙遲也之問
宜矣至於遲則其自處必不敢企顏子顏子猶在
陋巷則其不學干祿而學圃也何傷哉由也求也
見責於夫子至欲鳴鼓而攻之遲也親見夫子怒
形于色心自語曰由也求也我同列之良也而尚

如此矧我輩乎不仕則隱不隱則仕退而求吾終
身之地莫圃若也於是乎問其所以爲圃之說誠
於中而發於外其樞衣函文悲惋伍回所以不得
已之狀又可以想見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周之治所以不可及也以聖門速肖七十從游三
千而學圃之問起于其間豈不益可悲也哉烏川
鄭達可歌鹿鳴而貢丘園之束帛擢狀元而擅文
苑之英華續道緒於濂洛之源引諸生於詩書之
圃尤以善說詩見稱當世奉幣金陵浮舟日本專
對之才可謂不負所誦矣嘗曰折柳樊圃則因晨

夜之限通乎天道之有常十月築圃則因寒暑之
運而知民事之有序民事治于下天道順于上學
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畢矣吾舍此何適哉於是
以圃隱名其齋求予記予曰井田之法二畝半在
田圃之所由始也但未知其時亦有隱乎無也巢
許隱矣食不可一日無也其爲農圃也可知已今
達可隱於圃而立于朝以斯道自任抗顏爲學者
師非其真隱也明矣將與牧者陶者而伯仲乎已
未春二月庚申記

寶蓋山石臺菴地藏殿記

寶蓋山石臺菴比丘智純請予筆其化疏未幾又
來曰吾持疏走公卿閒得米布可以給吾用矣吾
老矣猶懼一旦身先朝露不及見功役之畢然吾
志也不可不使後之人知之欲其繼吾志又不可
以口舌傳敢請先生一言予曰浮圖氏善幻多技
能故其興作易於拾芥梵刹之相望靈跡之有赫
不可勝紀寶蓋山地藏石像亦其一也地藏瑞應
世所共知雖不筆之記可也獨純之拳拳于此其
心不可泯滅也是以書其語又以勉後之繼純者
焉善乎純之言也生死信無常矣故曰今日雖存

明亦難保人之生死可謂大事矣

鏡照

不遺故於歸依乞巧之際祛其昏惑界之聰慧古
今已驗之跡多矣今純也既崇信而奉事矣地藏
之所以益其智與否吾未之敢知也則後之精勤
以求之其得聰慧與否吾又未敢知也雖然人之
心與佛菩薩之心本一也故在諸佛不增在衆生
不減至愚之人一旦能有以悔罪求哀發其本然
之善心於俄頃之際則本心之全體大用宛然呈
露與夫一生宴坐全提單提而有得者無以異也
夫豈止於小聰小慧而已哉既以此語純又訊其

規制則曰地藏石像三尺餘石室高六尺深四尺
廣四尺今純所作之屋北簷覆于石室之上每雨
則簷溜流石室北蓋所以庇石像且以便精勤者
云

巨濟縣牛頭山見菴禪寺重修記

懶翁之師指空也曰達順者先在堂下戒行緊潔
同列皆服懶翁亦奇之故其爲王師領袖萬衲尊
榮無對獨順師至與之交禮順師雖走避懶翁竟
不敢自尊是以凡在懶翁門者敬順師致禮悉出
心悅非曰吾師尊之吾輩姑從而尊之也順之爲

人如此重修巨濟牛頭山見菴以宏幽谷所錄功
役始末走神勒珠上人求予記案其狀新羅哀莊
王時有僧曰順應曰理定入中國聞寶志公有遺
教曰我後三百年當有東國二僧至吾道東矣於
是謁志公真身得其法以木爲騾仍載華嚴經以
歸此牛頭山見菴之所由作也山中又有元曉義
相慈明三大士遺跡存焉今道正菴慈明菴是已
見菴旣廢未有復其舊者至正庚子釋小山有風
水學愛其地勝謀於順公順公與大施主判事金
臣佐及其門人曰某曰某即鳩材庀工五閱歲而

落成於甲辰某月蔚然爲一叢林矣於寺之艮陽
建懶翁影堂以致追慕之誠於是山門之事畢矣
順師欣然坐對三十八峯矜語坐客曰天作地藏
以遺其人如此耶曰此峯其名曰某也曰彼峯其
名曰某也歷數三十八日惟不足順師之愛山也
可謂成癖矣珠上人言之如此故併著之己未六
月

踈齋記

仁山崔彥父新作室于王殿洞之東峯塗暨茨將
訖功矣陟穿洞下孤柳問名於牧隱子曰予無才

又多病不能伺候攀援之勢無所接於吾身然自
丁酉決科以來今二十二年矣由掌書記補三館
負累轉至今揔郎禮儀司階奉常未嘗一日去職
歲糜廩粟則非不爲有司之所知也然入仕久矣
而官未離於四品吾之命也吾之踈也命受於天
非所當怨人非踈我而我有踈何人之尤且以近
日豪材傑儒多蹈禍敗者觀之則吾之踈未嘗不
甘心以內足夫何敢有慊慊之意於斯須之頃哉
吾將以扁吾室曰踈子幸記之予曰踈吾所試也
學之踈鹵莽滅裂矣吾雖悔可追歟事之踈官曠

職廢矣吾雖悔可追歟交友之踈舊故見遺邂逅見猜矣吾雖悔可追歟君臣機事不密害成將陷於危又非一再事上之踈吾雖悔可追歟凡此四者有一於身足以棄於世矣而况四者之并乎是宜廢黜而官兩府再提文衡病居食封君祿又將五年踈之於人爲益大矣吾之所試者止此今予又揭之室之楣安知予之踈他日不爲我之踈乎進學益勵居官益勤交際益信則遭逢雖晚當展素蘊必遠過於吾立事立功矣其收踈之効必不瑣瑣而已矣如天之福二老相携綠野堂上唱酬

歌呼蒼顏白髮得終天年則世之膠漆以爲固城府以爲深卒之露敗解散者其有羨於踈齋當如何也踈乎將與子同歸乎

無隱菴記

天台嵩山寺長老全義李氏之良也仕族也而棄之學浮屠游曹溪首四選矣又棄之入山中直探佛髓于心地未竟其父強之試僧選乃選於天台擢上上品而無量義處得三昧矣辛丑兵燹山林幾無遺師奉父母逃難安然如在室中父母大喜聞者亦服其爲入矣不幸父母相繼即世師攀呼

廬墓側終三年雖吾儒有志行者鮮有其比師之
所守必有以異於人矣川寧縣母氏之家也山水
之勝玩狝之饒易於度日非如崎嶇深邃啖松栢
栖煙霞絕世而莫與隣則師之所居當有搢紳儒
雅之往來然地稍僻人又罕至師之心可知矣幸
而東亭南游會晤酬唱惟日不足師之所居則無
隱菴也東亭既愛其人又樂其有梅竹水石之勝
至于今不能忘于懷使予記其菴以寓思慕之意
予曰名菴之義吾蓋未之知也獨吾夫子有二三
子吾無隱之語吾平生所用力而未見之地也今

師異端也不足以語此雖然師之心既非常髡矣
既孝父母矣既愛君子矣則吾儒者當進之又進
不當以異端麾之也嗚呼世之醜面目而儼然其
所爲者皆隱之類也而師洞然無纖毫芥於其間
謂之無隱名不虛立矣吾試觀之菴之中有人焉
人至則如見其肺肝也菴之外有山而明有水而
清所謂纖塵不立之境則人也境也堂堂落落橫
亘十方豎窮三際誰復更覓主人公哉予病也以
思欲一游山水間以快平昔之懷無隱菴儻容吾
一宿也不請以爲記

六益亭記

上洛金直之予同年進士也年長吾四歲甚相善日相從不忍別則夜同宿挑燈哦詩直之之父母亦喜其好學也厚以酒食啖我輩予至今不能忘也予既僥倖驟登宰府再知貢舉直之猶爲諸生出入棘闈每考閱畢則語于心曰直之今又如何及榜出則直之不第心有痛焉雖直之自痛亦何加於予哉由是知公於心不如公於法也直之長於詩律幸今詩賦取士直之又丁外艱不得赴試者兩科矣嗚呼悲哉然直之之心猶未已也不得

於世則必悶于心求所以娛心之術莫如山野之自適晨昏之自養焉於是卜地於尚之支縣曰青驪者作室以居取晉處士陶靖節松竹菊三益之語益樹以桑栗柳而自名其亭曰六益求予記予曰損益之象著於易卦不必言也損益之友詳於論語又不必言也直之好吟詩詩之比興蓋其所得者深矣予又何敢贅哉然賓客之登斯亭者未必皆知直之之心名亭之義故略述直之之拳拳於六物者以告焉松之有心竹之有苞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君子之所取也菊之隱逸隱者之所

取也桑記幽雅衣裳之本也粟著楚丘祭饗之用也柳之爲物因時感人忘其私而勤於奉公給於用而易於求取者也直之居於其中觀寒暑之推移樂時物之變化隨感而應吟爲詩歌入於無形之形嚼其無味之味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矣直之雖不得於世其所以自得於身者如此嗚呼與齒去角造物真斬人矣吾今也憂病困頓至于九年之久適足以延吾年直之之不遇而老也宜得以娛其心而寧其軀爲同年奔走摧頽者之所歧也六益益其德乎益其壽乎直之真吾益友

矣巳未四月二十二日記

送月堂記

李少尹來語予曰家君棄官老于閑寧于居之西置一室端居心西方口誦其世界之主之名久而易服如真浮圖氏焉然其飲酒愛客猶前日也而先生末由至其中家君思先生則不少置如得先生一言懸之堂之壁是家君日對先生面而少慰其懸懸之情矣願名之又衍其義焉予曰公吾所從游者也其輕世肆志雖古高士無以過之蓋衣冠之胄而宦不甚達勢有所必至焉耳訊其面勢

則平野大川金鼇之山在其南直指之山在其西
東北衆山低揖簷外鑿池堂前種芙蓉楊柳以寓
所慕之幻境所托之隱居幻境即所謂西方隱居
則晉處士也臨流望月情興悠然雖吾儒何以及
李氏父子間哉雖其志在於棄世遠慕西方之人
而扶吾之綱常以興慈孝之風以善一鄉之俗蓋
可知也送月堂不可無記矣予病久矣乞骸骨將
老咸昌而未遂也如天之福得償所願匹馬往來
百里山川一樽風月當叙舊日從游之樂大作送
月堂詩一篇爲公歌之停杯一問纖阿其少弭節

乎少尹名鞅是予姻親云是爲記

平心堂記

曹溪安上人見予于黃驪江上求記其平心堂曰
吾師幻菴所命也先生幸衍其義予儒者也道聽
竺教不敢發于口姑以所學言心在天地曰明命
賦之物均矣而人最靈然其氣稟拘於前物欲蔽
於後三品之說所由起也聖人憂之立教以明倫
克己以復禮於是上下四方均齊方正矣此吾說
也師之師善談祖意吾所慕焉者也心之體用析
之精矣吾又何贅二十八代達磨大師初得神光

將心覓心安心之頃全體妙用呈露靡遺傳至六
祖法周沙界矣吾又何贅至於靈山拈花付伽葉
以涅槃妙心則西乾東震代不絕書宗匠多矣吾
又何贅上人非常倫也超出等夷無與比肩立故
當選佛也得登階之號觀法無高下入道無彼此
故其心也湛然如古井墮然如大地或運如神龍
而兩天下心豈可以易言也哉吾儒者用心以平
治氣以易所以修齊而及天下平耳上人之志非
止此也具萬德備萬行爲三界導師而已矣是遠
乎哉不遠也故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尚可議其

平不平乎哉上人其思之嗚呼吾老矣贅語至此
上人平心宴坐其肯吾言乎否乎不也

負暄堂記

雪嶽上人懶翁弟子也師之卓錫神光移于圓寂
于露骨于清平于五臺而住松廣自松廣而檜巖
由檜巖而瑞雲吉祥諸山然後復住檜巖也上人
皆從之朝夕熏炙頗有所得其與一宿覺雖曰異
調然非日用而不知者所敢望也求予名其堂予
之神勅上人在群中目其貌秀而靜耳其
言簡而當予心竒之矣故不復讓乃以負暄塞責

而告之曰師之師號師以雪嶽蓋取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之氣象也纖塵不立全體獨露迥出
雲表非陰陽寒暑之所可得而凌鑠也明矣然血
氣之所在性命之所存淡食以實其腹麤衣以掩
其體則雖絕學無爲者亦所不免也吾想雪嶽冬
居瓶水凍爐火灰井冰合寒冽甚矣朝日出高峯
入短簷溫溫乎其可親也負之瞑目氣舒而神融
雖犀帷鳳炭深閨之煖無以過之扁之堂不爲虛
羨矣夫至道無形因物可見而物與我又非二也
雪則寒日則暄氣舒寒氣縮非獨吾身也天地

之道也而其至理存乎其間心焉而已矣心之微
雖曰方寸至道之所在也故不以寒熱故有小變
堂堂全體蓋天蓋地矣上人宴坐所求不在斯歟
不在斯歟予之熱惱熾甚對師煎茶未知何日也

覺菴記

釋志先扁其所居曰覺菴從牧隱子求記予諾之
而久而未即與之非勒也未暇也其求也又厲則
不得不略言之鄒國有曰天民先覺者述伊尹之
言也志尹之志宜以自表今先也釋氏也奚取哉
殷而上夏也下周也周之衰而釋氏始尹之志有

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以天下自任也至矣其風被于中國而及于西域則釋氏獨得之推而又大之於是曰三界曰三世蠢蠢者皆吾之分也吾當拯其溺而食其飢喋喋焉鼓其吻汲汲焉勞其身而不少卹則與尹之志同矣惟其毀冠裂冕去父子群禽獸爲異耳吾儒者或咎之不爲過矣然世教不古人倫之敗取笑於釋氏者不小則釋氏近於獨善其風猶足以激衰世吾不得不取之時與往來况其祝釐君上其志可嘉也哉今先也又其徒之有志者也走遠

近不拘束與人不較及物是先蓋所謂鐵中錚錚者矣雖然擬人必於倫吾罪也固知無所避然視帖耳搖尾則有間矣吾罪當從末減矣若夫其說則佛者覺也吾尚未之詳

雪山記

雪山西域之山也聞名而已耳無由而識其真面目也有牛禪者取以自號從吾言也牛之在雪山者最肥膩而其潔也尤甚故其糞猶爲戒壇之用吾嘗竊聞其說於其書而敢告焉上人素知其事故樂取焉今之徵吾言也吾蓋難於讓矣語曰繪

事後素素質之無文者也能受五采故譬之性湛然不動純一無雜而爲五常之全體者也性吾所當養儒與釋共無少異焉牛禪者戒以絕物欲之或汚其白也定以拒物欲之或亂其淨也慧以化物欲而歸于其純也絜不在牛而在於我矣吾之對師也如在雪山之中而雪山非遠矣師以雪山自表則雪山與師非二矣其由戒而入于定由定而發其慧全體大用純乎白淨與佛而等尚何疑乎雪山真面目在乎師矣在乎師矣

五臺上院寺僧堂記

釋英露菴懶翁弟子也游五臺入上院見僧堂有基而無屋乃歎曰臺山天下之名山而上院又大刹也僧堂成佛之所十方雲水之所會也而可無乎於是馳走募緣崔判書伯清之室安山郡夫人金氏聞之喜與崔謀出錢以施而夫人所自施大多始於丙辰秋功訖於丁巳冬其冬邀僧三十三十年坐禪五年辛酉是大半也盛設法會以致其誠其年十一月廿四日日已入矣僧堂無故有明衆怪其然求其所自明自聖僧前燭出也衆乃大驚今其焰山中諸菴相續至今世謂金氏至誠所

致也金氏目觀其事益感益信益崇其教捨奴婢
田土以爲常住資恐後之人無從而知之也求記
於穡穡亦驚歎曰有是事哉吾未之前聞也夫燈
燭也有炷矣有油蠟矣然必有火而後光明出焉
今也不火而自明非佛之靈何以致之哉佛雖靈
又無因而赫厥靈矣則金氏之名傳也宜矣僧堂
記不可不作也

報法寺記

王城之南白馬山之北有大伽藍焉太祖妃柳氏
所捨家也所施田民至今存焉中廢者久侍中漆

原府院君尹公與禪源法蘊和尚同盟重營始於
至正癸未工役將訖又謀曰大藏經不可無於是
取諸江浙戊子歲也撤所居西堂以庇經壬辰歲
也殿宇旣備梵唄之具日用之需無一闕設落成
初會癸巳歲也歲辛丑設落成中會冬爲沙賊所
蹂躪殿宇器皿經卷像設存者蓋鮮國家克復京
城之後稍修葺之邀曹溪禪師行齋主席甲辰歲
也歲乙巳夫人柳氏亡公且悲且感督功益急明
年工告畢歲丁未又取藏經江浙明年所須器皿
又完則曰此吾寺之再初也乃設落成初會歲庚

成落中會歲丁巳邀曹溪禪師行備主席歲戊午
始作萬日彌陀會凡爲屋間不侈不陋
觀者起敬夫人以三月初五亡而公以八月初四
生故轉藏歲年者用其日也公之意又欲用公棄
世之日嗚呼其慮之也遠矣施布一千疋存本取
息又施田在富平府金浦縣守安縣童城縣者公
之祖業也又有田在金浦童城者夫人之祖業也
歲用其出未嘗求丐檀越家公之計可謂得矣世
之流汗傍門者多矣能不愧恥乎彌陀會已六年
矣公之康強天或相之至於大半也必矣尊經則

三乘之教海達于方寸之內念佛則九品之樂國
在於跬步之間所以脫舊習增新福而澤及於物
者又何疑乎第未知後公而爲功德主於是寺者
能以公之心爲心雖累百世而不之替乎否也嗚
呼此公求記之意也歟公相玄陵巍然爲德首迄
今朝野倚之爲重如太山而祝釐報上物我俱利
其心愈久而不少怠豈不大爲後人勸哉康左使
仲昌父以公命徵予文且曰史氏所當書也是以
不辭而爲之記

古巖記

曹溪辛亥大選天亘吾同年崔兵部之弟也兵部有弟聞之乆未知其爲浮屠氏也遇于光巖見其面如兵部予益悲焉兵部無子而弟又如此何哉一日來語予曰吾之號古巖也龜谷之所命也吾所好古也所居巖也古故違今時巖故遠平地吾初學也所以尚友也所以避俗也非僧揭諦之時也請先生一語以自表予曰同年之弟即吾弟吾豈惜吾言哉師旣背師之兄入于異端矣然知敬兄之友又知求文以慕吾儒吾豈惜吾言哉然師之學非我學也吾之學非師學也不幾於道聽而

塗說乎盤古遠矣大禹氏奠高山大川人得平土而居之其斬巖幽邃人跡所罕至則虎狼猿鳥之所窟宅也然山澤通氣時出雲雨以溉田野自黃帝井田之後至于今其利博矣飽食佚居不知其所由來者妄人焉而已耳余與後生常言之未知其肯吾言否也獨亘上人似也名由實立故也上人求其所以自命之義以澤洽三塗道行三際爲心包并而無古今平等而無高下必使覺性圓滿十方清淨周遍則古也今也巖也平地也皆吾方寸間全體妙用矣面壁所叅十方虛空悉皆消殞

豈有豎窮橫亘之異哉上人既毀形矣然不忍藏
其名則於世教非漠然無心者也故引黃帝大禹
之事以發其一端而終之以其教上人其自擇焉
上人之所居誰之力歟上人之所食誰之力歟同
年之弟也敢不以情告

東文選卷之七十五



